

谁说女子不如男

“军中花木兰”赵莉莉荣立二等功



□记者 陈永团 文/图

本报讯 身着时装,她是最美“塞钱女孩”;穿上军装,她是满怀热血的铿锵玫瑰,亦是军营里的“知心姐姐”。可无论她走到哪里,她都以爱心播撒温暖,用奉献书写青春。她就是火箭军某部周口太康籍女兵赵莉莉。继2020年获得“全国拥政爱民模范个人”殊荣后,赵莉莉再传捷报荣立个人二等功。1月8日上午,周口军分区副司令员薛

振喜等军地领导一起为赵莉莉送来立功喜报和“二等功臣之家”匾额(如图)。

锣鼓喧天,喜气盈门。风大天寒,也挡不住送喜报的热情。“去年刚刚立了一个三等功,今年又立了一个二等功,您的女儿不一般!”在家门口,薛振喜紧握赵莉莉父亲赵金豹的双手连连赞叹。

“这么冷的天没想到军地领导上门送喜报,还制作了功臣之家的光荣牌匾……”看到送喜报“队伍”的到来,

赵金豹激动地说。

在送喜报的仪式上,火箭军某部保障部副部长陈随波宣读了赵莉莉立功事迹,并把立功喜报送到赵莉莉父亲手中。

赵莉莉现为火箭军某部卫生队上士、心理咨询师。入伍以来对党忠诚,苦练军事技能,具有过硬作风和顽强的品质。工作任劳任怨,兢兢业业,刻苦努力。因工作成绩突出,荣立二等功、三等功各一次,“优秀士兵”一次、并多次被中央电视台报道事迹;在家乡,她荣登2014年“中国好人榜”,2018年被周口市评为“感动周口十大人物”,2020年又被评为“全国拥政爱民模范个人”。

赵莉莉祖孙三代从军,其爷爷曾参加过抗美援朝,立下赫赫战功,父亲赵金豹参加过自卫反击战,多次立功受奖。

从小受良好家风的影响,赵莉莉在河南师范大学毕业后传承家风参军入伍。到部队后,赵莉莉热心资助驻地贫困儿童,每年资助本科生、研究生、博士生各两人。她和父亲均被评为“中国好人”。

2013年,赵莉莉在学校发起“好人小分队”。6年来,小分队从赵莉莉一人发展到现在17人。2019年,赵莉莉代

表“好人小分队”向河南师范大学“童蒙教育基金”捐赠十万元。

据了解,从指挥专网号手到如今的心理咨询师,赵莉莉走过7年的军旅时光。面对错综复杂的操作台、生涩难懂的专业书,生性好强的赵莉莉从未退却,抱着专业理论日夜苦学,自我加班加点进行实装操作练习,仅仅2个月,她便拿到了“资格证”,走上通信中枢“指挥席”。没过多久,赵莉莉通过自学努力,考取心理咨询师三级证书,并在《心理月刊》《心理医生》等省级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,被调到该部卫生队担任卫生员兼心理咨询师。

“一张喜报,折射的是辛勤付出与使命担当,承载的是军人视之高于生命的荣誉。”薛振喜说。

赵莉莉说:“立功受奖,是每个军人的向往,今日能获此殊荣,得益于父母的言传身教,他们从小就引导我做一个实干的人;得益于部队多年的教育培养,在这里我磨砺了意志,获得了成长;得益于家乡的关心支持,良好的拥军优属氛围,让我能够安心的在部队工作生活。”她表示,今后将继续在部队努力奋斗,履职尽责,不辜负家乡亲友的期望,争取新的更多的成绩,为家乡争光添彩。②10

(接上期)

随老板娘进了她家,一扇大门咣当当推开,一只小白狗汪汪着扑上来,亲吻我的脚,被老板娘教训了一通,它扫兴地后退着走开。院子真大,怀疑到了篮球场。大门里停了两辆大车,长相怪怪的,我在中原没有看见过。老板娘给我介绍了,我也没听懂,大概明白一辆是翻地的,一辆是播种的。在往里走,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大房子,东头加盖七八间土屋,西头一溜三间门朝东的灶屋,灶屋门口搭一个大木棚,一口大铁锅冒着热气。

一棵大柳树低垂着长枝条,很女性地站在当院,我忍不住拉拉枝条,揪一片柳叶贴在眉毛上,一股凉凉的感觉。柳长了一树的好眉毛,散在地上也妩媚。

西南角一片翠翠的绿,我扬起眉毛去看,一畦畦的菜鲜滴滴的。有小青菜,大白菜,白萝卜,红辣椒,红番茄,还有细细的小嫩葱。我想起棉田边大片大片的空地,就冲老板娘喊:“原来是可以种菜的,怎不把那些空地都开出来种菜呢?”老板娘指了指自家的菜地说:“这一小片菜地就花了我好几年的力气,新疆的土地盐碱大,土地深翻后,得用淡

水泡上三年,把地种熟还得三年。”

我收住自己的无知和天真,再看这片绿菜时,多了珍爱,多了敬重。

我帮老板娘做晚饭,她蒸馍,我炒菜。菜是白萝卜,院子西南角绿莹莹一片,现拔现吃,鲜灵灵的。我就着水管,洗了一大盆白萝卜,手指头被冰成了红萝卜。在柳树下大案板上,使劲地切呀切,切了两大盆萝卜丝。大锅支在棚子下,我挥舞小铁锨似的锅铲子,在大铁锅里上下翻飞。眼瞅着我把太阳炒下去了,把星星炒出来了。满天的星星密匝匝的,在头顶上一闪一亮。

劳作一天的拾棉工,背着沉重的棉花包,也背着闪亮的寒星回来了。主人家的小白狗,甩着尾巴迎上去汪汪地叫,不远的人家也传来狗叫,狗的叫声被远远地传递。

大木板桌旁,女工们围成一圈吃晚饭,只是没有看见“憨女子”柳枝儿,我和老板娘急急慌慌朝棉田走,寒气越走越重,我紧抱自己的肩膀走。黑乎乎一个人影,在棉花棵子里蠕动,走近了,见“憨女子”两手不停地拽棉桃,拽不动的,就趴下去用嘴咬,嘴里不断地发出

声音,“嗨哟”一声,咬掉一朵,跟前的大包高过她的肩膀。

老板娘和女工们房屋的灯光都熄了,棚子下灯光还亮着。“憨女子”柳枝儿正在揪棉桃里的白棉花,她不时地用棉袄袖子擦鼻涕,每擦一次,鼻腔就很响地吸溜一声,她左手捏棉桃,右手抽棉花,棉花和棉壳发出干燥的嘶嘶声。她一把把塞进大棉包,空空的棉壳顺手丢到锅灶旁,棉花包慢慢地高起来,棉桃包一点点矮下去,空棉壳把她一点点埋起来,她身子一动,棉壳一阵寂寞地空响,像一堆灰褐色暗哑的小风铃。

耳边响起“憨女子”的那句话:“俺一毛一毛地抓,一块一块地挣,只要手脚不歇,俺孩儿就有活命。”

莫名地想哭,我揉揉发酸的鼻子,正抬脚朝棚子下走,想给柳枝儿帮帮手。这时,“吱呀”一声门开了,老板娘捧着新炒的葵花子走出来。

我俩就着星光嗑瓜子,她望着“憨女子”的背影叹了一口气,说:“那儿子不是柳枝儿亲生的。”

“什么?!”我问。我囫囵吞下一粒葵花子,咳嗽得眼泪止不住。

老板娘说:“是她在足疗

店捡来的私孩子。”

想起小时候的一个夜晚,我和下放到农村教书的母亲,一起下晚自习,四周漆黑一团,母女俩仰脸看星星,那夜幕上闪闪的小星星,像一群孩子挑着红红的小灯笼。

我问妈妈:“深夜的星星为什么这么明亮呢?”

妈妈说:“因为走夜路的孤苦人,需要她的温暖和照亮啊!”

老板娘安排我住他们儿子的新房里,她说:“那屋有暖气,别看白天那么热,夜里降到零度了,有时还要低。你拿笔杆子的人顶不住。”眼前闪现中午送饭的那对小夫妻,还有小媳妇待产的大肚子,我就一连串地摇头。

老板娘问我:“那你想住哪儿?”

我看看了东边的小土屋,又看了看棚子下的柳枝儿,我说:“我住她们屋,睡柳枝儿的铺。”

正好柳枝儿收工了,我们住一起进了小土屋。小土屋可不小,里面空间大着呢,五个房间,被一个个土墙隔开,一张张小木床连成一个大通铺,铺前有桌子,还有一套破沙发。

(未完待续)

(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)

长篇纪实文学连载
大地的云朵——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
□阿慧

